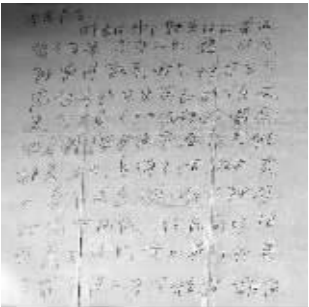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文昌市头苑镇坑尾村，偏僻少人至。97岁的南侨机工吴开进，就住在这个小村子里。3月4日上午，在头苑镇偶遇头苑中学退休教师郑心新，由他带路，海南日报记者才找到吴开进的家。

开后门成为南侨机工

吴老的听力和视力衰退得厉害，采访起来很困难。我把要提的问题，用初号宋体打印在白纸上，他才能慢慢辨认出来。他的声音洪亮，中气很足，记忆力也很好。两个多小时采访，一点不显疲态。

1913年，吴开进出生于坑尾一个贫穷农家。吴老回忆，他有三兄弟，父亲早逝，母亲含辛茹苦带大兄弟三人。后来，两位哥哥到新加坡去闯荡谋生。他是小儿子，留下来照顾母亲和两个嫂子。

“那时候，家里太穷，当地还常闹匪患，我跟村里拳师学过功夫，粗通拳脚。”吴老说，家里没钱供他读书，十多岁才跟随族里一位堂叔上小学。兵荒马乱的时代，少年吴开进辗转多所学校求学。“就在堂叔结婚的第九天，有劫匪来他家抢东西，我大声呼救，劫匪朝我开了两枪，打在身边两株树上。”恼羞成怒的劫匪扬言要找机会除掉他，吴开进只好前往新加坡投奔两位哥哥避难。那年他23岁。

在新加坡，兄弟三人挤在一间铁皮屋里生活，高大老实的吴开进找到一家电镀厂学电镀。他拼命打工赚钱，晚上还学文化，希望有朝一日存够盘缠，回到母亲身边来。但是，噩耗接踵而来，家乡匪患不但没有消失，日本人又侵占了琼州。吴开进收到家乡来信，说日本人强迫村里青壮年去修工事，筑堡垒，修机场。“作为一个国民，我不愿意做亡国奴！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所以，我想回国抗日。”97岁的吴老话语依旧掷地有声。

1939年2月8日，爱国侨领陈嘉庚代国民政府招募南侨机工，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，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。不会开车也不会修车的吴开进心急如焚，找两位哥哥商量，终于在一家汽车修理厂找到一位老乡，为吴老出具了一份机修学徒的证明书，他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祖国的抗日战场上。

“我是1939年7月17日第八批回国的机工，当时几百人从新加坡坐着一艘破旧油轮到越南河内。”吴老回忆，到昆明后他被分配到西南运输站职工队，负责管理汽车零配件，直接和司机交往不多。现在只记得车队长吴朝进。他经常听到有司机在滇缅公路上被日本飞机炸死炸伤的消息，对日军的痛恨与日俱增。

与沈醉的师生之谊

沈醉，原国民党陆军中将、军统少

一位世纪老人，岁月迢遥，曾经的——荣辱得失、辛苦遭逢，已成云淡风轻的往事。如今回忆起来，只是生命的历练和对祖国坚定不移的忠诚。南侨机工吴开进，从新加坡来到滇缅路上，随后成为黄埔军校学员，被沈醉派往越南泰国一带搜集日军情报，后又起义投入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如今，97岁的他只是文昌乡村一位平凡老者。



南侨机工吴开进

范南虹摄



吴开进曾有过一段师生之谊

军统少将沈醉，与南洋机工

南侨机工吴开进：

被沈醉派往越缅边境的特工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范南虹 通讯员 叶军 特约记者 许环峰

将，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，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与吴开进有过一段师生之谊。

回国半年多，黄埔军校招生。吴开进希望学得一身军事本领，杀敌报国。1940年，吴开进考入黄埔军校17期合川分校特训班，沈醉便是他的教官。

“他个子很高，看上去很斯文，由于一只眼睛视力受损，他戴的眼镜有一个特制的镜片。”吴老记忆中的沈醉，儒雅、有爱国心，而且非常有本领。“他功夫很好，10多个人近身不得，教我们擒拿术；他枪法也很准，弹不虚发。对日本人很痛恨，汪精卫亲日，他多次策划暗杀汪精卫的方案。派人去越南刺杀汪精卫时，我还负责外围情报工作。”

吴老回忆，在黄埔军校学习时，戴笠和郑介民每周末都要到学校训话。“后来，我知道郑介民是海南老乡，曾经去找过他。”吴老说，郑介民告诉他，年轻人要好好干，不要来提什么要求。

沈醉对学员要求相当严厉，教擒拿术时，面对面、手把手，一个一个学员地教。“他告诉我们，做特工的，万事小心，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，要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，否则稍有不慎就会掉脑袋。”吴老也从沈醉处学得一身好功夫。

吴开进记得，合川分校一共录取了38名南侨机工。“我被编入二十总队三大队，欧阳兴任大队长。”他一口气说出了好几个名字：“文昌同学有李其香、钟积杰、冯月亭、黎良艺、刘宏辉、潘柏良、龙列文和孙民。”合川分校被日本飞机炸毁之后，火烧了三天三夜，学校只好迁入山洞，后来又搬到宜宾。他在步兵特别训练科接受了一年半的训练之后，又被派去重庆参加军统训练。

“沈醉是国民党军统局总务处长，后来又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。他任站长之后，1942年，他派我到缅甸军机处当副官，负责交通联络等工作。”吴开进说，从那时起，他就在越南、泰国、缅甸一带的深山密林活动，搜集日军情报，并想法将其传回国内。

“文革”后，吴老曾给沈醉女儿去过几封信，1980年，吴老的问题得到平反，他听说沈醉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工作，便试着给沈醉写了封信，没想到他收到了沈醉的亲笔回信，沈醉还记得他这个学生。沈醉在信中高兴地表示，“多年不见，没想到还能取得联系。”，并告诉了吴老他当时的状况，“我是49年在云南起义，现在全国政协任文史会委员（十二级待遇）。最近由于香港探亲返家后，因气候相差太大，身体不适。”对吴老历史问题得到解决，沈醉也很高兴，在信里说，“你的问题得到落实，说明党的英明和实事求是，使人万分钦敬。相信不久一定会得到妥善安排。”沈醉还在信中表明他不走回头路的决心。至今，吴老还珍藏着这封信。

循着老虎足迹前行 收集日军情报

分配到缅甸情报处后，吴开进经常出没在越南老挝缅甸暹罗和我国交界的山区，有时和国内少数民族同胞在一起，有时和东南亚人在一起，生活很辛苦。

为了避开敌人的眼线，他不得不住在山洞或树林里，过着风餐露宿的原始生活。“我还记得当时的联络手势，见面时用右手拍拍胸脯，再把右手食指弯成七字。”吴老说，用这种办法，在经过自己人的关卡时，就会畅通无阻；遇到敌人时，不了解这个手势，便一眼识破。

开始，吴老给自己的部队和后勤人员提供交通联络情报，日本人占领东南亚之后他还负责监视日本人的动态。这是极危险的情报工作。不知道有多少同事被日军抓捕，严刑拷打，砍手断脚以至极刑处死。有时他与国内失去联系，甚至断了给养，只好依靠当地老百姓的支持。

“我要把情报从越南送回国内，一般都随身带着红糖条，渴了、饿了，就用泉水冲来喝，解渴充饥。”由于长期在密林生活，他练就了一身丛林生活的本领。“那时，越南、缅甸、泰国一带山林里，老虎很多。”吴开进说，进山时，当地山民做向导，往往跟着老虎的足迹小心前行。“日本人不敢走老虎走的山路，我们这样走可以避开日军。”碰到老虎时，他们只好敲锣或者燃起篝火，把老虎吓走。直到1949年，吴老返回四川编入川鄂陕边区警卫旅当连长，而这期间，南侨机工复员回侨居国，还在越南丛林里与日军周旋的吴老错过了复员机会。

收集和传送日军情报，很大程度上要仰仗当地村民，吴开进学会了越南语，老挝话和缅甸话。1980年，居住在文昌华侨农场的老挝难民，因语言不通与坑尾村民发生冲突，吴老挺身而出，用老挝语帮他们解除了误会，与村民重归于好。

机工补贴 至今未领分文

1949年10月，吴开进在四川万县起义，编入解放军18师，而同年底他的教官沈醉，也在云南起义。1950年，海南解放，家人来信说，土匪已被消灭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家乡马上就要进行土地改革，并叫吴老赶快回家参加建设新中国。吴开进立即向部队申请复原，他满腔热血带着一张起义证明书回到坑尾村。

然而，令吴老没有想到的是，由于他南侨机工、军统特务等身份，无论是在土改中，还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他都受到冲击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。直到1980年，文昌县人民法院宣判：“恢复吴开进的公民权利，按起义人员对待。”吴老的历史问题才得以平反。

去年，陈嘉庚的长孙陈立人看望了吴开进，并送给他“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”。记者的两次采访，老人都慎重地把这枚纪念章佩在胸前。

然而，由于吴老所居住的地方比较偏远，加上他年纪大了，与外界联系也很少，过去，没有任何部门了解吴老南侨机工的身份。因此，从1992年由国务院侨办发放的南侨机工生活补贴，吴至今未领取分文。谈起这些，吴老很坦然，他没觉得自己有什么损失，他说：“无论何时何地，祖国利益第一。我回国抗日不是为了自己享福，我不后悔。”

今年初，吴老及其家人在有关知情人的帮助下，从云南省档案馆查找到了吴老南侨机工的身份证明，现居琼海的南侨机工吴惠民也证明吴开进是南侨机工。

由于年事已高，身体渐渐衰退，加上前不久跌倒摔折一条腿，吴老一直卧病在床，依靠女儿和女婿照顾他的生活。老人的子女说，父亲一生为祖国为民族大义付出，不计个人得失，年近百岁，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积极帮助吴老恢复其南侨机工的身份，补发国家发放的机工补贴，让老人颐养天年。